

新时代的
· 少男少女

张今悟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五彩青春







五彩青春

张今悟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俊

封面设计：宏祥

五彩青春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

850×1168毫米 1/32 8.5印张 148千字

1998年1月第一版 1998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册

ISBN 7-204-03368-2/I.598

定价：13.80元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转校生的故事，触及到当前教育和社会一个敏感的、涉及到许多家庭的共同的话题。三个不同家庭、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孩子陆小北、苏楠、方天雷，他们的父母倾尽心血和财力；从此，三个转校生的心理产生微妙的变异，幼小的心灵蒙上了沉重的阴影，最后导致初中毕业的时候他们和他们的父母的生活和命运不同的归宿。

小说感情真挚动人，构思完整，情节铺排细密流畅，从一个孩子的角度对转学这一当前教育和社会的敏感问题，作出了独特的思考，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文学水准。

目 录

- 一 转校头一天下着雨 (1)
- 我擦了擦眼睛一看，全班同学都已经走光了，只有讲台旁站着一个小女生，穿着一件藕荷色的风衣，过膝。她那一头长发，可能沾了些雨点儿，亮晶晶的，如瀑般飘洒。那个情景……
- 二 到处是老师的“眼睛” (16)
- 我心里一紧。我原以为我们这些转校生同本校生有天壤之别，人家是热门热脸，我们却是新来的，人嫌狗不待见，现在才发现，原来转校生之间也有区别啊！
- 三 撕碎了“百忍成金”的纸条 (31)
- 她告诉我，她喜欢听那里的蝉声混合在风声里，像长笛，像排箫。说着说着，从高兴慢慢变成一点淡淡的失落。
- 四 “露脸”的红五月歌咏比赛 (41)
- 我知道又来了，那段话，爸爸不知说了多少遍，熟得仿佛我就在他们旁边亲身经历过一样。每当爸爸喝酒喝得美了的时候，每当我拉完琴累得满头大汗的时候，他总讲那段往事，那是属于他们时代的故事。
- 五 电话和妈妈一起摔倒在 (59)
- 钱是第一位的，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那些在菜市场里东转西转，便宜五分钱也得争的妇女们，真的很值得尊敬，因为这是真实的。
- 六 银杏叶做成的生日卡 (79)
- 那棵银杏树下，那棵唯一略微发黄的银杏树下，站着的不正是她吗？虽然仅仅是背影，我还是一眼就认出她来。一件红色的T恤像夕阳遗落了一块在树林里。
- 七 中学第一场雪中意外相逢 (95)
- 这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了吧？挺年轻的，还挺漂亮。现在，漂亮的女老师已经不多了，一般漂亮的女学生中学毕业谁愿意去考师范？即使有那么个别漂亮的女学生考上了师范，毕业之后分配到中学里教书，用不了几年也就跳槽了。
- 八 为了日记，我们动了拳头 (111)
- 他还没念完，拳头已经落在他的鼻梁上，打得他后退了几步，他也一下火了，扑了过来，我们抱打在了一起。这时候，日记本落在地上，鲜艳的封面像是在苍白的地板上开出了一朵花。

九 一棵树引不来鸟儿的歌唱 (139)

周围的人既不围观，也不劝架，依旧沉浸在“台球事业”中。那个“中分”还是一口一口地抽着烟，显然不是什么好烟，呛得他直咳嗽，但咳嗽完了接着抽，这叫瘾。

十 那一晚夜空出奇地灿烂 (161)

呵，谁不想上高中，考大学呢？谁不知道，以后没有个大学文凭，是寸步难行呢？而上大学，读更多的书，学更多的东西，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一直是我的梦想呀……

白裙子·红雨伞 (185)

“谢谢你！”说完就往学校里冲，跑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很认真地对萍说：“你的白裙子配这把红雨伞，真好看；学校里你第一个穿裙子，真勇敢！”

歌舞青春 (193)

女孩子躲躲闪闪的眼光间流露出一点点媚的意味，而爱嘲讽的男生听说了居然也只是耸耸肩，以沉默表示称赞。女孩子们破天荒穿上了自己最最漂亮的衣裙。

十七岁的“流浪” (201)

“你是一个女孩吗？你有长长的头发吗？你有淡淡的忧愁吗？你的床头有没有布娃娃？你是一个女孩吗？你有浅浅的微笑吗？你有咸咸的泪水吗？你的梦里有悄悄话？……”

红衣少女 (216)

一路上回头率高达99.5%，充满了惊讶与不屑抑或妒忌，红衣少女仍然哼着歌走向校园。红衣少女一笑，牵着同学们的目光大大方方地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

它是我的影子 (227)

想和那个女孩做朋友，却又怕初次面对时冻涩了语言，于是，他决定先给她写信。不知道她的名字，他便叫她“黑发”；每次课间操，在一群女生中，他甚至能从头发的颜色和韵致上辨认出她来。

“高四”女生 (238)

看见一个酷似他的男孩，当子的心里不由得一震，才知道自己的心里依然在想念着他，而在这阳光满地的中午，那份想念就愈发掩藏不住。

来世做一只鸟 (245)

是的，做一只鸟，那么我就可以飞了。我可以在蓝天中穿梭，可以用我轻盈的羽翼划过长空；我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清澈的水塘，一片美丽的芦苇停栖；我可以冲上云霄。

我擦了擦眼睛一看，全班同学都已经走光了，只有讲台旁站着一个女生，穿着一件藕荷色的风衣，过膝。她那一头长发，可能沾了些雨点儿，亮晶晶的，如瀑般飘洒。那个情景……

一 转校头一天下着雨

1

那年我十岁，个子矮矮的。就在那年春季中的一个雨天，我转到了这所全市最著名的小学——太阳小学。

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到这所学校来上学。

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这一天的课真是难熬。我来到这个新集体，一切都是陌生的。同学的姓名、老师的目光、高大的教学楼，甚至连桌椅板凳，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这儿的设备的确比我原来的学校好，校园象花园一样，还有一个堂皇气派的400米跑道的田径场，更不用说宽敞的教室，课桌的桌面象涂了一层蜡，明晃晃的镜面一样，耀人眼睛。

只是这一切和我都拉开了远远的距离，仿佛在梦里一样，有着不真实的感觉。我谁也不认识，也没人认识我。没有一个同学

和我说一句话，大家都在忙着功课。我想问问同桌的姓名和班里的情况，欲说又止。我来之前父亲开导我要大胆主动，但都是没用的，我还是有些害怕。

上课也不能精神集中，只好听听雨了。好象只有那雨声还是那么亲切、熟悉。雨点敲打着这个有些衰老的城市，象弹奏古老的琴一样。时密时疏，时响时沉的节奏，象千百只蚕咀嚼着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悉悉索索的。

雨姑娘用她冰凉的纤手拂弄着教室屋顶无数的黑键和白键，好不容易把清晨奏成了黄昏。“铃铃铃”，终于下课。我疲倦而又兴奋地收拾着书包准备回家了。

“陆小北同学！”忽然后面有人叫我。我一惊又有些高兴，想这一天终于能说话了。

说真的，一天一句话也没讲，只听着外面的雨和教室里的粉笔不停地叫着，真把我憋死了。

我回过头，原来是个个子不高的女生，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镜片太厚，一圈一圈地使我看不清她的眼睛。我看到她的胳膊戴着两道杠的臂标，不知道反光还是怎么的，我觉得有些刺眼。她的目光也正好落在我的胳膊上的两道杠上。

“我是队长兼中队长，你好。”她微微一笑，又马上把弯嘴锁住了，轻轻地说：“你是新来的，经过我们几个中队委研究决定，请你把两道杠摘下来。”她说得那么轻，轻得险些淹没在喧嚣的人声和雨声之中听不见了。她说得那么轻松，“摘下来”三个字从她那瘪瘪的嘴唇缝中流下来，就象从树上摘下片叶子，那样简单，那样轻巧。

我没抬头，却感到全班同学的目光都落在了我的臂标上，也

感到那厚厚的镜片后面同样发射着一道光落在我身上。聚光是能发热的，那几束光聚成一束，刺得我浑身不自在。当着这么多人，她只这么轻轻一句话。我好象是被人洗净了的猪躺在案板上，正待别人的宰，别人的观看。我恨这个中队长，即使是说，为什么不等人少了再说呢？为什么不让老师对我讲呢？我好象矮了半截，抬头才能看见她的下巴了。摘不摘？对她说：“我得等老师说了才算数。”那才跌呢！我想了想，不能再等着了，待会儿，她再催我一句，我可就更下不来台了。

我抬起了已经发颤的手，去摘臂标，我感到全班同学的目光都随着我的手在动。他妈的，那别针怎么也打不开，我着急，手抖得更厉害。我一把狠劲拽下了臂标，迅速地放进了铅笔盒。后来一看，才发现衣服被撕了一个三角小口。

她看到我摘下了两道杠，嘴角微微一动转身走了。

当我把两道杠摘下放进铅笔盒时，手铺平这张软软的塑料片，头却重重地打在明亮的桌面上。不知怎么的，头重得竟连脖子也撑不起来了，断了秧的瓜一样瘫软地趴在桌子上。眼前再没有了两道杠，只有父亲那布满皱纹的脸在浮现。我强忍着不让自己掉眼泪，可是，我还是哭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外面的雨下得小了一些。从课桌上抬起头，迷迷糊糊睁开双眼，恍惚间觉得前面有个人。

我擦了擦眼睛一看，全班同学都已经走光了，只有讲台旁站着—个女生，穿着一件藕荷色的风衣，过膝。她那一头长发，可能沾了些雨点儿，亮晶晶的，如瀑般飘洒。那个情景，过了这么多年，一直清晰地悬挂在我的面前。我记得那时，我眼睛一亮，刚才烦恼伤心的事暂时都忘了。

她的目光不象刚才那个“眼镜”那样冷，而是充满了一种熟悉感，清风一样吹走许多不快，一下安慰了我许多，心里的难受就象窗外的雨小了些。

我想跟她说句话，我需要说些话了。有时一个人在自己狭窄的世界憋闷得久了，迫不及待地要跟别人交谈。

我站了起来。我想问她叫什么，那中队长叫什么，还有班主任的姓名……我好象有一肚子的问话，我刚往前走了两步，没想到，那个女生一转身跑出了教室，头发甩在背后，风衣飘在身后，象一朵藕荷色的云消失在我的视线中了。

她为什么跑开了？

她叫什么呢？藕荷色的云，象烟一样……

2

外面的雨还下着，我却不再那么难过了，收拾着刚才未收拾完的书包，拿起伞，走出了教学楼。

撑开红色的雨伞，我听见雨滴打在雨布上扑扑的声音，不由得想起了早晨爸爸送我时的情景：也是这样的扑扑声，只不过比现在的还响一些……

早晨，雨下得比现在大，落在地上，迸起水花，爸爸说：“下车吧，我们走一会儿，说会儿话。”

爸爸是跑长途运输的司机，这一年来，为我的转学攒钱，几乎天天加班加点，总往外跑长途。很长时间没有同爸爸一起走，一起说会儿话了。这时我无疑是个最好的礼物。

现在的转学，尤其是转到重点学校，哪有不要钱的？只不过，有的明说，有的还遮遮掩掩说是什么“建校资金”“赞助费”什么的。我老说“甭转了，这儿也不错”，爸爸却总是说我的前途，好象不转入重点小学就没有前途一样。

爸爸一手扶车，一手搭在我的肩上。我偎在他的臂下，爸爸的体热一直传到我的身上，根本不觉得冷，爸爸明显地瘦了，手搭在我的肩上都不觉得沉了。

我为父亲打着伞，就是这红色的伞，还是妈妈的。这红色的伞已经破旧得不成样子了，雨滴总能穿过伞滴在头发上。就是这伞，妈妈撑着它送我上学多少年啊！可就是从今年，妈妈病了，伞不常使了，有时下雨，我便自己边玩边跑地去了。伞已经落上了尘土。就在今天早晨，妈妈还把伞擦干净了，撑着身子，要送我来上学呢！我和爸爸劝了半天，也不行，她说：“孩子第一天去新学校，哪能没人送啊！”最后还是爸爸出去打了电话请了半天假送我，才算罢了。小小的伞面刚好围住我和爸爸的头，走了一会儿，才发现雨滴已经湿润了露在外面的肩膀。

“小北啊！”

爸爸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新进学校，多喊喊老师，多叫叫同学，多认几个朋友，别害怕，你不去叫人家，别人也不会主动跟你交朋友。别害怕啊。”

我使劲地点着头，说着：“嗯、嗯”哪知道今天我连问问同桌的姓名都不敢。可当时我的回答却使爸爸挺高兴，他满足地笑了，皱纹堆到了一起，却更显得老了。我第一次感到父亲老了，可能是这一阵子太累的缘故吧。

“好好学，认真听讲，多发发言，别害怕。”接着便又是一阵

沉默。

我知道，爸爸为我转学，主要是为了让我好好学。虽说，我在以前那个学校学得不错，也挺努力，但爸爸说，这所学校师资好，设备也齐全，老师的要求也比以前高。爸爸希望我再好些，更好些，他总说让我宁当凤尾，不要鸡头。甚至要我应该成为凤头。

我想一会儿，才说：“我一定好好学，一定。”

不知怎么了，爸爸没有点头或是微笑，他望着雨出神，那一线一线、一帘一帘的雨遮住了他的眼睛。他在想什么？是在想还应该嘱咐我什么，还是在想北大荒很少下雨，总是下雪？

“你闻闻这雨。”爸爸冷不丁地说了这么一句，倒把我吓了一跳。这雨有什么新奇吗？是爸爸这两年成天劳作，忽略了这雨很久，久别重逢的感觉使他感到新鲜吧？

不过，我还是特地地嗅了嗅，清清爽爽的，没什么特别的呀！

不，等等。有一点薄荷的香气，又有一点草和树沐浴后淡淡的泥土的气味。不，不，还有。还有爸爸身上的汗水那略带的咸味，还有妈妈在我临行时，把我的两道杠扶正留下的手香。不，还有，还有……我不知为什么感动了自己，眼眶不是被雨打湿，而是从眼里流出了水，闻闻、舔舔这雨吧，这恐怕是爸爸叫我闻雨给我的潜意识的启示。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当时爸爸为什么要让我闻闻那雨，但那天雨中的情景，一直让我难忘，让我的心头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又说了一句：“爸，我一定好好学。”

爸爸点了点头，又拍了拍我的头，把头上零星的几点雨抹

掉。

进了校门，爸爸说：“一定别害怕，有点陌生，但没关系。我估计班里有个什么欢迎新生的仪式，在黑板上写几个字，老师介绍你的名字，然后全班鼓鼓掌什么的。”

这几句话倒把我说得有些兴奋了，还问：“那鼓完掌后，我用不用鞠躬，或说几句‘请多帮助’的话？”

“不用，老师就直接安排你座位，开始上课了。”爸爸轻快地说，我笑了。全校早自习课已经开始了，我们父子俩的笑声显得格外响、格外脆。

哪里知道，进了班，爸爸和老师在外面说了会儿话，关上教室门，我被晾在了班里。班里已发新书，讲台桌上摆着十几摞书，挺乱的。黑板上根本没有爸爸预料的“欢迎新同学”那几个字，倒是写满了寒假作业没交的同学姓名。我有些奇怪，老师走了，班里却还那么安静，也没人好奇地看我，好象对转校生已经熟得不得了啦。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倒有些不自在了，被别人视而不见，象个多余的人。门一开，老师叫我出来，是爸爸找我还有话说。

“小北，好好学，爸爸今天晚上就要出车到东北去跑长途，晚饭不回家吃，你照顾一下妈妈！别忘了熬药，那包放在柜子上的草药！”爸爸拍拍我的肩膀，低下头走了。

我刚要喊报告进教室，爸爸又折了回来，说：“晚上别熬得太晚，早点儿睡！”我看见爸爸的眼圈有些发红。

我走进教室，心里一下子有些发沉。老师倒还客气，先自我介绍：“我姓石。”然后又对全班同学说，“这是新转来的陆小北同学。”我发现那些同学根本没有什么新奇，有的甚至连头也没

抬，好象他们早就认识我，或者根本不想认识我。

我被安排在靠窗的第三个座位，一点没有什么欢迎的仪式，哪怕表示，然后便开始第一节的语文课。这一点倒让爸爸说着了。

想到这儿，我自己笑了。欢迎仪式？倒是班长叫我摘下两道杠，是欢迎我呢！我有些抱怨，这事也算不小了，应该是老师正式找我说才是，你这么轻巧的一句，算是怎么一回事呀！

3

想着想着，眼看就要到家了。早晨是爸爸骑车带我，绕过警察来学校的。晚上却要倒三回车，再走二十分钟才能到家。一个多钟头的路程，一转眼就过去，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一天没见的太阳刚刚露头，已经是夕阳西下的黄昏了。太阳竭力地发着最后一束光，水淋淋的街道上，跳跃着一片金黄。

正巧迎面来了一群学生，走近一看竟是我以前的同班同学。以前的学校离家很近，他们刚刚放学吧？见了我，都跑了过来。纷纷问我：

“新学校好吗？你适应吗？”

“太阳小学，多棒啊！我爸爸这两天还要张罗着给我转学呢！”

“课桌高级吧？今天我写字一写一个窟窿，拿开纸一看，原来桌面全是坑！”大家都笑了。

看他们这么羡慕，我该怎么说呢？告诉他们我这第一天的经

历、我的委屈？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挺好的，挺好的，桌面也特棒，能当镜子呢！”

“是吧？我说嘛！”刚才那个同学笑了。

突然，一个同学问我：“哎，你的两道杠呢？”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有个同学为我这样解释：“要当三道杠了吧？”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我不知怎么回答，哼哼唧唧地说了几句，推开人群跑了。

家就在眼前了。我抹了抹衣服上的雨水，不由自主地习惯地碰了一下左臂膀，还想象以前回家一样扶正两道杠的臂标，才想起那东西已经被摘下了。

以前，每天放学回家，虽然才那么几步的路，我却总要和小朋友们边玩边闹，耗很长时间，疯跑疯玩的，两道杠不是歪就是倒了过来。进了屋，妈妈看见了，总是掸着我身上的尘土，然后扶正我的臂标。后来妈妈病了，不能再为我掸土扶臂标了，我便每天放学进家门前把衣服弄干净，扶正臂标。妈妈看见了，便能高兴地笑。就是为了妈妈这笑，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今天怎么办呢？妈妈看见我没带两道杠，一定要问的。我怎
么回答呢？就说第一天开学对我的欢迎就是那个班长当众让我摘下臂标吗？就说第一天憋得我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连那个班长叫什么都不知道吗？我无法回答，更无法正视躺在床上的妈妈那充满疑问的目光呀！儿子身上的任何蛛丝马迹也瞒不过妈妈呀！

我蹲下身子把书包搁在膝头，拿出铅笔盒打开来，把臂标取出小心地戴在了左臂膀的上端，又扶正它，背着书包走进家门。

我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高声叫着：“妈，我回来了！”

屋里一片昏暗，平时妈妈独自在家是不开灯的，我把灯绳一拉，顶上一盏 25 瓦的小灯发出一点点昏黄，把小屋照得昏昏暗暗。

“小北回来啦？我给你做饭去。”说着，妈妈就要撑着起来给我做饭。我忙跑了进去，把妈妈按住，“您躺着，我去做饭。”

“哟，衣服都湿透了，快脱下来，换件衣服去，别着了凉。”

“你看看，两道杠都要掉了，别针也没别上。”我吓了一跳，原来刚才慌慌张张地连别针都没别好。

“这要是跑掉了，老师还不得让你写检查？”

看着妈妈仔细地把别针别上了，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妈，我做饭去啦。”我一缩头，躲进了厨房。我害怕让妈妈看着我的眼睛，我害怕我不会撒谎。

“小北，今天怎么啊？”

“嗯，还行。”

“功课跟得上吗？”

“嗯，还行。”我含含糊糊地说，其实今天的课，我光走神，根本没怎么听。

“哎呀，小北，你进屋来呀！我还不饿呢，要不我下来也行。”

“唉，唉，妈，您别下床，我过来了。”说着我硬着头皮进了里屋。妈妈一见我，便笑了，她一笑，我更不敢说了。

“上课认真了吗？同学对你好吗？”

“挺好的，挺好的。”

“老师姓什么呀？对你怎么样？”

“姓石……噢，对对对，该给您熬药了。”我一打岔，溜了。